

新大陸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Aug. 1993

詩雙月刊

一九九三年八月第十七期

目 錄

名譽編委：

遠 方
林建中
何啟良
張湘業
李雄風
蔡惠倫
陳 寬
楊振民
馬炳威
陳國賢
陳澄海
葉載福
沈季夫
鄧鉅源
黃紀原
林德功
劉耀中

編 委：

千 瀑
黎啟鏗
譚達文

願 問：

紀 弦
非 馬
秦 松

主 編：

陳本銘
陳銘華

通訊處：

P.O. 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目錄 封面裡

雁 翼的詩	地球的十四行	1
緒 楓的詩	秋日十四行	1
曾 冬的詩	鳥	1
田惠剛的詩	我想要一個月亮	2
丁 汀的詩	順兒	3
涂 擁的詩	燕巢	3
呢 喃的詩	五月，一匹白馬從陵園 穿過	3
秀 陶作品	散場之後／理髮	4
陳 辰的詩	在地圖上觀看一些高地	4
秦 松作品	六月斷章（外一首）	5
牛筱剛的詩	在咖啡屋無鳥的天空下	6
康 夫的詩	新婚夫婦	6
斯 冰的詩	花瓣	6
吳思章的詩	錯誤	7
格 格的詩	現在時	7
孫 謙的詩	夜鳥的歌聲	7
伊 沙作品	我記得／患陽萎者的回憶	8
心 水的詩	瑞士雪景	8
非 馬作品	汽車／夜的世界／同劉荒 田在舊金山看海	9
周正光的詩	今夜之燈	9
陳建華的詩	秦時關山漢時月	9
岳 宗作品	杜鵑／芽	10
陳小紅的詩	無心無痛	10
藍 戈的詩	露的清晨	10
施 鋼的詩	空心人	10
陳本銘作品	生命四題	11
秋 夢的詩	山和水之外	11
楊 平作品	群相寫真（三首）	12
劉荒田的詩	海平線變奏	13
漢 中的詩	愛情的故事	13
吳迪安的詩	民歌	14
楊 睿的詩	打電傳的女孩	14
嚴 力的詩	無題	15
雲 鵬的詩	企及	15
馮新華的詩	城市的雨	15
林浩珍的詩	青草	15
楊春光的詩	大地	16
王小松的詩	暴風雨	17
大 康的詩	浮出海面	17
李 峰的詩	小雨，小芬	17
遠 方作品	回鄉詩草（三首）	18

東方浩的詩	鋒刃上的舞蹈者	19
江後起的詩	江河的流動	19
橙 星的詩	海與岸，及生命景象	20
石 城的詩	讀《登金陵鳳凰台》	20
劍 鳴的詩	華盛頓越戰紀念碑	21
達 文的詩	遠方的岩群	22
陳齊家的詩	那一夜	22
李國七的詩	城市故事	22
梁宇廣的詩	傾聽殘琴	22
古寒山的詩	石雕之馬	23
勞 鏞作品	清唱／語言	23
侯 榮的詩	壁虎	23
梁 子的詩	並非曇花	23
賈 薇的詩	城市，與D上路	24
張珏敏的詩	隨聲而望	24
邱小明的詩	小縣印象	25
莫少雲的詩	孔子	25
婉 冰的詩	惹愁的秋	25
千 瀑詩札	家鄉（十四首）	26-28
陳銘華詩抄	洗臉記／星星／時間／ 鵬	28
陳 韻的詩	公平	29
夢 詩的詩	你們在那裡	29
瑩 瀛的詩	人性	29
葉 暉的詩	賭徒	29
我喜愛的英美詩◎非馬譯		30
開拓“荒田”的詩牛◎熊國華		31-32
編後隨筆	封底裡	

雁翼的詩

地球的十四行

地球從愚昧的互相撕咬中
掙扎著自救
血染淚浸的腳步
追求至高無上的境界
——和平
寬容是一種智慧
友善是一種財富
信任是一種勇氣
交流是一種充氧
大海的無畏
由一小朵一小朵浪花
匯聚、編織

災難在仇恨裡繁殖
安全在友愛裡成熟

九三年六月十日

緒楓的詩

緒楓：中國詩人，1970年生於內蒙古庫倫鎮，大學政史系畢業。內蒙古《新大陸詩報》主辦人，並任總編輯。

秋日十四行

坐在陋室裡讀忽明忽暗的心情
那位詩人揮手的形象讓我咀嚼一生
夏的笑靨已逝
你的歌聲裊裊自秋水邊而來
使我想起秋日的天空和草原

窗外的季節和我的季節交錯輝煌
身邊有沒有你都使我想戀一生
蟬鳴早已不再燦爛
我在落日之下
讀這些紅塵中的悲喜傳說

在這個季節總想背起行李作永生的旅行
在星寒之夜俛你如陽的眸子
溫暖所有的季節和路程
從此不再孤冷

九三年寄自內蒙

曾冬的詩

曾冬：中國青年詩人，是湖南《青少年詩報》主辦人。

鳥

寒風中的隊伍
堅硬的翅膀划破天空
遠千里而來的孩子
飛進老家望眼欲穿的目光

鳥是一生漂泊的旅人

一聲輕喚
就能泛起滿腹辛酸
那些低矮破爛的屋檐
簡單溫暖的巢
仍然在裊裊炊煙中
閃著幸福的光芒
光潔如玉的鳥
瘦瘦的鳥
羽毛豐滿
一身洋裝飛進了籬笆牆

鳥。漂泊終生的游子
落在那格陳舊的窗台
在母親乾瘦的手撫摸下
老淚縱橫

九三年寄自湖南

《現代詩評》報稿約

中國南京《現代詩評》報（雙月），旨在剖析現代詩歌，弘揚現代詩歌，為中國詩壇向國際詩壇合流接軌投注一份活力與期望。各版辟有：“海內外詩箋”、“中西方詩歌對話”、“詩壇縱橫”、“詩評一家”、“詩人自白錄”及“詩人之旅”作品專稿等欄目，熱誠期待海內外華文詩人、詩評家惠賜佳作。來稿採用與否，皆贈近期評報一份。地址：

中國南京小市街13-1號
《現代詩評》報社 郵編：210037
總編：丁正貴

田惠剛的詩

田惠剛，1944年生於湖南沅陵；1967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現為西安外國語學院中國文化中心副教授、中國對外漢語教學學會會員、中國民族文化城文學藝術創作中心一級創作員。有多種詩、小說及譯著等，在日本出版有日文版詩集《大地之戀》。

我想要一個月亮

一個嵌有古怪花紋的錢幣
日日夜夜不停地旋轉著
一面是陰 一面是陽
一面是月亮 一面是太陽
歷朝歷代 列祖列宗
總是把希望寄托在金烏身上

太陽是雄性的象徵
很少有人對它顯露過份的熱情
玉兔雖然恬靜 溫柔
它的光輝過於清淡
泥腿子莊稼漢 以及
無數個唯我獨尊的大老爺兒們
總是把它視為不能直接發光的尤物

然而 如今我熱切盼望
妻子能為我懷一個圓圓的月亮
一個象徵雌性的彎彎的月亮
人屆中年
孩子來得太晚
可我還是想要一個中天銀盤

我要用鮮花裝扮她的搖籃
我會用搖筆桿磨出繭子的手
一邊有節奏地搖晃睡床
一邊用低沈的喉音
為她輕輕哼唱好聽的催眠曲
這時 我的詩歌的靈感
將比任何時候都更加洶湧

當她五歲的時候
我會用辛苦積蓄的稿酬
和詩歌大獎賽的獎金
為她買一架純音質的鋼琴
海頓 莫扎特 蕭邦的音符
將徐緩地掠過她的每一根神經

——《生命的座標》之一

撥動她心房那不曾開啓的暗室
讓陽光 雨點和柔風
毫無遮擋地觸摸她細嫩的肌膚

當她長大以後
我會用父親寬厚的手掌
輕輕撫摸她那光彩照人的秀髮
書本在我們面前莊嚴地攤開著
不需要任何黃金和珠寶的裝飾
我會用自己誠實的眼睛
教會她識別奸詐與邪惡
教會她如何使自己迷人的瞳仁
折射所有正直與善良的光波

一旦月亮從住有女妖和怪獸的
森林背後悄悄出現
她就會不斷穿越厚重的雲層
用含而不露的微笑向世界領首
證明自己是位美麗的月亮女神
一位亭亭玉立的嫵靜的姑娘

今天 我用一個詩人的神聖的手指
堅定地把錢幣鍍有銀色的一面
按倒在鋪滿嘲笑 蔑視和嘆息的
刻有古老八股文經典的
留有數千年風水積澱的
凹凸不平的桌面上——

我從心裡
想
要
一
個
月
亮

九三年寄自西安

丁汀的詩

丁汀，原名丁正貴，現為南京《現代詩評》報主編。

順兒

順兒是個孩子

順兒的頭髮長得憨直
很好剃

順兒的頭

坐在我的手下
我的手就插在他的頭上

順兒的頭髮長到如今
我看到他的身子長大了
頭還是不見長大

順兒的頭是個孩子頭

現就坐在我的手下
我的手現就插在他的頭上

九三年寄自南京

呢喃的詩

呢喃，原名許燕良，廣州市文藝創作研究所中國作家協會廣東分會會員。

五月，一匹白馬從陵園穿過

整個下午，我默默站在陵園盡頭
雙腳沒入草叢
稍稍有了黃斑的草葉，泛紅的夕照散落其間
(這夕照紅得使人慌亂)

遠遠地，一片樹葉落下
又一片樹葉落下
第三、第四片，然後是第五片……

風把我的頭髮弄得散亂
像這夏日拂動的長長的馬鬃
陵園盡頭，草叢已倒下了一大片

涂擁的詩

涂擁，中國作家協會四川分會會員、世界華文詩人協會會員。現為四川省瀘州市納溪文化館《護國岩》報主編，著有詩集《面你而坐》。

燕巢

在我的記憶
最早的燕子
是從我家屋檐下飛出
它清脆的啁啾
能夠聽得見外婆喊我
吃飯囉。在黃昏

燕子銜回來的泥土
總要從木樑上掉下一些
落進我們碗中
總要濺起一些歡樂
幾星嘆息

在我的記憶
燕子飛得低低
挨著房門，燕巢築得低低
前一年飛去遠方的燕子
回來後還找得到我家的舊居

在我的記憶
燕巢是暖暖的手
摸著鳥蛋的伸進
最後飛走的一只燕子
該是我跨出父親的柴扉

九三年寄自四川

……突然，我發現草間凌亂的蹄印
泛紅的夕照像踏出的一片血跡

下午，這馬從我身邊一閃而過
(好壯實的馬!)它快得像一團白光
在風中，我幾乎睜不開眼睛
但我分明聽得見風聲夾著的馬蹄
像一陣驟雨，穿過五月的陵園
這時節草葉稍稍有了黃斑

我仍默默地站著，用手梳攏一下頭髮
風悄悄歇在一棵盤根樹下

散場之後

自一間小學的禮堂看完京戲出來，一腳便從明朝踩進八五年的曼哈頓。驀然間西皮原板章法大亂

寒冷在我的臉上刺青，我已被流配

月亮正出在一棟高樓三分之二的地方，住頂層的人要彎身探頭像看井一樣才能看到她

Nov.1985 Closter

理髮

十一月的一個下午，我正坐在一間理髮店裡剪頭。陽光在鏡中、在一些色彩繽紛的瓶瓶罐罐上跳躍。沉沉的搖滾樂隨著剪刀的金屬聲敲擊得我昏然欲暈。理髮師將我的坐椅轉了半圈，使我面對另一個男子。我的頭不能動彈，眼卻從下向上的打量他。我想他大概也在同樣地考究我吧

白色的圍巾下成八字張著一雙髒灰灰的運動鞋，雙手收在圍巾下，（是否也同我一樣正在搓弄著手指呢？）剪下的黑白相間的斷髮撒滿胸前，略垂的頭與胸肩擠出一張肥臉，厚厚的唇上蓄了一蓬濃濃的鬍鬚。他那個民族剛好是除了嬰兒及女人而外，凡人都留著一把那樣濃烈而威武的刷子，（我試著過好幾次，七八天後總是覺得太過稀疏而割愛了。）面部雖有些跌落的髮樁仍然可見那肉臉上漸顯的皺紋，以及風霜，以及對於生命莫可言狀的怯畏，以及耽於物慾的貪婪，以及成批的未可告人的各種小小的不光彩的事蹟，以及或走避或趨赴隨遇而變的機伶，以及超乎形而上的最最具體而真實的卑下，以及……

更向上，當我接觸到那近乎空洞的毫無靈性的既祥和而又俗氣的雙眼時，我驚恐地彷彿照見了鏡中的自己一樣未敢直視而惶然的避開了

Feb.88 Pasadena

陳辰的詩

在地圖上觀看一些高地

平面。 高地和視線對應
凸起的目光 上升的圖
我去過和夢過的地方
山 盆地 大沙漠
這些瑣碎而又具有質感的名詞飄過去

平靜而明亮 燈盞
它的火光微弱
照在黑夜的額頭
在深不可測皺紋裡抵達遙遠的
小塊投影 覆蓋整個高地

棲居在天空 比喻成鳥的影子
或者陰影的一小部份
乾脆就是鳥的飛翔
這種簡單的撲打翅膀的運動
在一張白紙面前
我們的姿態是另一種高地
變幻的高度 頭顱逆風而動
與高地對峙
期待向上的方向

九二年十月寄自安徽

新大陸⑩

六月斷章 外一首

野玫瑰的六月
散開著擁擠的荒蕪
散居的雜草叢樹們
成長著夏日的茂綠與火紅
人煙來去風雨如昔
六月的噪音仍在演出
一片水火的自由

六月不解何以
愛在斷腸的慶典上
溫習血與火的典故
蘋果紅在吼叫的口腔上
嚙啃碎落的自己
理所當然來者不著

人們都很安好
在紀念碑上晒太陽
在太陽傘下聽雨話風
話唇齒之傷人蛇蠕動略有不安
有人以口號懷春祭春
B春C春都忙著分享不去
六月的斷章殘句不知所以

林肯中心某日下午

太陽傘下預約夜戲
看黑色的日影來去
看噴泉自得其樂
看自來水的圓舞
看看書的女人無動於衷

無動於衷的樹們
無風不語互不招呼
來去觀光的鞋聲捉影的傻瓜
成形於樹外固體的鳥聲
貼在窗玻璃上
陌生的新姿舊遊

太陽傘下捉影觀光

黑色的日影無聲消長
兩個紅衣少年維特
送來兩杯冰咖啡加糖
牛乳加煙灰缸之外
之外煙的有限自由
其他方圓自理鴉族成群

老驛站老馬車老旅客老戲目
林肯中心一切如常
三合院多了兩輪手推車
幕起幕落動向不明
黑色的太陽族們
玩水的遊戲盛況日非

九三年六月中在紐約

石玲的詩

不題

巴拿馬將領被引渡
——極力批評美國干涉內政

紅色高棉遺下骷髏堆
我們罄竹書之

索馬里的旱饑
我們說說同情

受賄事件
可以渲染日本醜聞

而我們本身尖銳的問題
正如骨增生症
在體內刺著自己

也有人說
這是經年風濕

九三年寄自越南

牛彼到的詩

在咖啡屋無鳥的天空下

走在你自己的天空下
或相反 在你的大地上飛行
這咖啡屋在城市的渾水中漂流
你遠離土地和天空

你失語的黑髮偃旗息鼓
杯、唇交換苦澀 締結一世的婚約
你忽略的人生餘味沉於杯底
成爲請求小姐收杯的表白

男人以恍惚的文字抒寫深沉
煙圈滾動
你看到時間的履帶碾過
對面想象中的紅唇

讓心來丈量這有限的空間吧
或相反 你求救於世界的容積

你遺忘了這城市還有黃昏

九三年寄自南京

康大的詩

新婚夫婦

等它收回飛翔
他們才發現愛情
是一只西裝雞

先啃它的翅膀
再吃它的肥腿
把心臟，存進冰柜

傷口老了，成爲風景
迫害愛情的壞人壞事
統統消滅，變成景點

1993/3/13寄自北京

斯冰的詩

花 辯

之一

聽聽 完全因爲一份憐惜
不忍將妳移置瓶中
無依無根 亮麗而至憔悴
從一剪註定一剎
妳一生的燦綻

留妳在枝頭 結蕾或者綻放
總是造物的工夫
我寧愛持久的美麗
悻悻短促的鮮艷
爲此 我被枉責
耽溺於虛假
——不愛鮮花卻偏愛人造花
OU-OH!?

之二

必然是一雙巧手奪去了天工
剪裁串疊細捻
亦深亦淺著以顏色
終於將妳連枝帶葉展成
一朵自然

有人說
沒有蚨蝶爲妳的靈魂歸來
我卻不嫌
妳從來沒有露滴根生的過程
如果一朵花的目的
一爲點綴 一爲傳情
那麼

妳已點綴了真情
一如那天
他贈我一莖封在玻璃箱中的絨玫瑰
因我喜悅的淚水
滋潤妳魂魄的永生

九三年六月十七日加州

吳思章的詩

錯 誤

也許是
你把花期記錯了
所以花兒才這麼早開
一朵，又一朵
充滿了憂怨和痴情

小燕如期歸來
 喃喃尋窩
淺草如期歸來
 茵茵一派

我呢
就苦苦祈求
莫風莫雨
你可知道這花期
爲什麼這麼長
這麼長……

九三年寄自湘西吉首市

榕榕的詩

現在時

古代，被倏然滑過
 的時間遺忘
每個人隱居，成爲魔鬼
並用酒瓶打撈，深層的
枯枝敗葉
 掛在路邊，穿過它
進入，自己的舞蹈
不成形體的女人，過橋
回到家中，以慣使的手法
 點燃內臟，使自己快樂
夜晚，變硬的男女
踏響影子行走至
褪下外皮的一棵樹
彼此看清，
並傷害所有的記憶

1993/1/5 寄自南京

孫謙的詩

夜鳥的歌聲

你憂鬱的鳴唱刺傷午夜
滲透比煤和墨汁更黑的地方
使我盯在典籍上的雙眸
如同經受火焰的炙烤 疼痛不已
並被蒙上厚厚的夢的黑布

我感到白色的羽毛筆
從我的手中奪路飛走
在居室中飛旋
塗著一些風波的圖案
寫著一些燃燒的文字
它穿過窗戶的毛玻璃 飛到了戶外
覓向黑暗中黑色的歌者

在一個季節裡歌唱
在另外一段歲月裡 獨自飲泣
我不知道夜鳥的歌聲
能否安慰這個創傷累累的世界
如同我不知道這個世界
能否安慰這傷心的夜鳥

羽毛筆落在歌者的身旁
它已安靜下來 安靜下來
流連寂寞 流連冷風 流連黑夜
它們確是天造地設的一對

在冬得很深的夜裡我被感動
穿過疏枝上舉翅欲翔的夜鳥
仰觀天象
一顆碩大的流星正滑落天涯
該是哪個偉大的靈魂升向了天空

九三年寄自陝西

我記得

對於中學
我還記得什麼
英國式的舊教堂
幾名土神甫
大放厥詞 神采飛揚
我在某排某座
好好學習 天天上當
與一頭猩猩沒有兩樣
我記得
不見星月的某夜
在夢游所至的操場上
一名女生
我不認識的高三女生
身背一名死嬰
掘地三尺
啊——那一刻
我真想是她手中的鐵搗
我真想做她孩子的爸爸

陽萎患者的回憶

她在交媾中的習慣
造成了我的軟
她在交媾中的習慣
石破驚天
這要命的女人
我未能看清她的臉
零亂的衣衫搭在椅背上
她在高潮中有一聲喊
喊著元首的名字
顯得異常快感
這堅銳的一喊
造成了我的軟
我不是猶太人
但有著人類的軟

瑞士雪景

半山那片青青林木
平原綠油油的草坡
竟羞赧的披上
妳做新娘時的面紗

繽紛顏色皆已消失
一夜霜雪後
我寂寞的眼睛把天地
照映八方茫茫茫茫

七彩留存夢裡
瑞士的原野用棉花的溫柔
輕輕撫摸我
異鄉人在冷寒裡相思

風唱起妳的歌
雪花彷彿是妳的肌膚
萬里外居然能一頭埋進
妳如水的懷抱中

立在路旁讓山色把我打包
寄給妳，還有想念
抓起一把雪花
痴痴的看妳在我手心融化

九二年聖誕節於德國旅次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
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的，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性質，不設稿酬，唯來稿一經刊出，將致贈該期。本刊逢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原稿紙贖寫清楚，並註明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下列通訊處：

P.O. 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非馬作品

汽車

放蕩不羈的浪子
一邊揮霍
大地母親的
心血
一邊在她臉上
死命地
吻

夜的世界

從角落裡
怯怯
向夜的世界伸出
觸鬚的天線

這些小傢伙
他們在偷偷收看
你的甜夢哪！

同劉荒田在舊金山看海

又一個波浪湧上來
我還來不及開口發問
那時你有沒有想到詩
嘩啦一聲它已在黑巖上摔得粉碎
嘆一口氣又悄然退了下去

我們隔著霧氣互看了一眼
然後望開去
灰濛濛的海灣上空
這時候太陽突然冒出了臉
白亮莊嚴恍如奇蹟
但我知道
它一直就在那裡

附注：舊金山初秋多霧，我們到達的那天卻陽光亮麗，紀弦兄笑說是我們從芝加哥帶去的。

周正光的詩

今夜之燈

一切都已熄滅
我獨在窗台亮起一盞燈
說不定你會從彼岸洩來
就在今夜

守護著這盞燈
到了不能再等待之時
我便縱身躍入茫茫的大海
也許就在今夜

當洩到那一邊
今夜的一切都已熄滅
獨在你的窗台，或者會望見
也為我亮著一盞燈

九三年寄自密西西比州

陳建華的詩

秦時關山漢時月

媽媽教我唱月光光
你喜歡陪我釣夢
在月聲潺湲的泉邊
中秋月是許願的月
我潛入你明澈的眼底
你讀我的夢
月光不老
你的夢不老
月光光望見我媽媽
浸在銀盤的小窗裡
秦時關山漢時月
細數她如水的髮絲
媽媽也不老
收起歡喜的淚
我陪你走進銀色的寥廓
兜起滿懷的月光
漫山遍野
晃動星星點點的燈籠
找夢

九二年中秋節

岳宗作品

杜鵑

莫非是等待冬去
抑或是期盼春來
薰風葉底的騷動
再一次催醒
燃起熾烈的熱情

不知是浸透了整年的雨露
也許因睡足大地的溫床
當枝頭伸展懶慵的膀臂
衆花綻現歡顏的時刻
矮小卻堅忍的杜鵑
每以多采的舞姿
光爛了處處山坡

芽

寒冽尚未褪盡
就披著薄衫出場
一襲初裁，素淡的綠
在微風中顫抖著嬌嫩的細緻
脆弱似經不起一滴春雨
卻滿懷信心
洋溢著希望
舒展
生命的滋長

陳小紅的詩

無心無痛

可你再也找不著我
沿著風的方向
你也不會找著 消失的
影子
從葉子上
從裂隙中
從夢、從水
從痛裡
消逝了的
影子

藍戈的詩

露的清晨

讓我輕輕踏著這晨露
走過去
不要驚起了你的夢
孩提的天真
總是讓人懷念

這個清晨
我又坐到了窗前
爲你寫一些令人心跳的
句子

九三年寄自湖南

花翎的詩

空心人

你向我走來
搖搖晃晃像醉漢駕駛的汽車
兩隻骷髏樣的眼睛
空洞而又深邃
像汽車的前大燈
射出一束強烈的光
我的頭顱頃刻被那光漲滿
可我感覺到的 卻是
反射鏡的威力
即將涸竭的蓄電池
仰仗著那拋物線形的球面
向廣漠的宇宙發出最後的淫威
我顫慄著將鮮活的心捧上
你的眼睛旋即放射出
貪夢的光芒
你搶過那顆滴血的心臟
毫不猶豫地
嵌入你那空蕩蕩的胸膛

九三年寄自陝西寶雞

陳本銘作品

生命四題

死

還 是 不 捨
一手捻熄整畝城市的燈火
離去之前
孕育的一首詩等候面世

生

以背泳的姿勢追逐
一縷光
流動的宇宙裂出後
這世界給我
：擠逼 牽扯
上了力學的第一課

病

錯服一帖陽光的顏色
從窗外遠山漂浮
至眼前 你們
從花香裡站起來
一抹綠
裊裊淡出去

老

一根手杖撐住
自我的偉大
黃昏來了
戀戀顧盼龐碩的投影

九二年十一月一日加州

秋季的詩

山和水之外

若你，走入煙波
走入雲去
你將揭盡，海的謎底
龍的隱秘

海鷗們常說
蜃樓，在那一個波上
海市，在那一個浪上

若你，走入山中
走下河去
你將聽盡，鳥的噪音
魚的心事

漁樵們常說
神仙，在那一個山上
人魚，在那一個島上

九三年四月二十一日越南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溶為時間的滄海	詩集	陳本銘	編輯中	
8 越華詩選	詩集	陳本銘, 陳銘華	編輯中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郵費一元，國外二元。寄：P.O.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羣相寫真

所謂藝術家

那些零星散布在本市另一次元角落的
介於傳說與光塵隙縫的
無日休止的
混合著偏執的顏彩臆想症每天
隨意的把噴槍別在腰上，耽溺於密室
自戀似的窺伺：鏡中物（香蕉 Vs 蘋果）
在華麗、深奧的語意、厚紙板、與廁所間不住
呈螺旋型前進倒退以至瀕臨
解體的美學邊緣——
啊 那些常年飽受煎熬的
飢渴的。充滿史前獸性的。罕有的
寂寞族群
總是胡亂而忠誠的進行同樣儀式……
直到甬道又一次閃過
郵差佝僂、滑稽的背影——

下午三時：刷牙。四時：逛街。
經期性的 憂愁，與激辯；
八點以後：一頭無意闖入的美麗小鹿
一次註定浪漫的浪漫約會

凌晨夢中：目空一切的方自不朽
（陽光強烈）

介乎詩人之間

晚鐘，一聲聲疊句的吟來
林風飄搖
一路漫步微笑的那人
舉手抬足的無非是高妙
無非是
手揮五絃的把一粒粒騷動的鉛字
沿岸栽植成一簇簇純粹的盆景
——而這些已是漲潮以前的事

千年優雅的傳統暴風般毀於一夕！

千年優雅的傳統畢竟不曾死滅：
退潮後各地陸續綻放出異質掌花，搗碎了
一些音符和風漬雕像
套上一襲永不過時的名牌服飾
從設計新穎的髮廊轉一圈
仍是一名包裝精緻的美少年！

——像不常常回家的藍衫客是一則傳奇
盤坐在本市一角的賣書人直到今日
還是

誰是不可知論者

堅定的捍守著每一道鐵柵門。
漸次的拋卻掉一件件外衣。
十指模糊的暗示某些意念
一夜無雨後彷彿——
什麼都有可能。

偏生什麼都沒有的，啊，一種弔詭！

不斷的氣化。

流竄。

游離。而且越來越類似
另一種可能

——在學生的兩種可能

或者更多可能

自動展示或禮貌性的脫帽告退：

「究竟是一種怎樣的質疑呢？」

六月、七月、八月

就這麼以訛傳訛，擺盪的過去

九三年寄自台北

海平線變奏

一
 一頭坐著日
 一頭坐著月
 浪在嬉語
 蹺蹺板上
 升升降降
 永恆的遊戲
 二
 鋒利的刃
 把落日
 削成片片
 光的殘骸
 咯血的詩箋
 三
 雁行漸遠，漸遠
 終與之重合
 牽去的九轉秋思
 遂繃直
 成一根急顫的琴弦
 四
 秋夜，疏星
 棲息其上
 若高壓線上的麻雀
 在海灘
 流浪人生火於下
 有星慘叫著
 跌落
 月亮冷眼旁觀

五
 藍幽幽的早晨
 一艘巨艦
 在走鋼絲
 從亮之極
 六
 霧從海生
 海濱上，那架
 荷蘭風車
 吱啞吱啞地
 訪著游客的視線
 海鷗飛出飛入
 運送什麼呢？
 霧角乍停
 赫然一線
 橫過海面
 那該是
 風車的成品了
 七
 我和你
 面對面地
 走上這獨木橋
 相遇時
 一閃而讓過
 （倒影晃了幾晃
 連說：好險！）
 這般，你來到
 夢中的彼岸
 我呢，回到
 夢中的家園

1993年夏三藩市

愛情的故事

1
 你飛上臉龐的霞光
 一種厝藏不了的甜蜜
 那是萃取的萬紫千紅
 從百花園搬來的綺麗
 渦漩的笑靨
 漏不出漁人的網眼
 嬌羞後面 種有紅豆
 在最深沉的部位
 擁抱著春天
 2
 我的唇印棲息的腦門
 滯留春風的秀髮 亂成劉海
 由於銀河潰堤
 顧不及將它理平
 在孤寂的荒原
 薦拔情筍的桅桿上
 須要掛起一片風帆
 多味的激情
 湧上指端 又是一種雪蘭
 花苞在萌動
 牽引薑黃色的線 羅織寄望
 什麼圖案吉利
 龍鳳鴛鴦
 什麼花色最美
 鏢鏘鎖鍊
 囚禁兩顆心
 關進情牢一萬年

九二年寄自泰北美斯樂

民歌

在黑暗中發亮的花朵點燃的手
誰握住這比黑更黑的手走來
朝這個方向走來的這朵花是誰？

大路上跟蹤的面龐
前和後的眼睛爲什麼呼喚
爲什麼 一截陷入火紅的塵埃
一截在水中啓開

浮和沉的頭顱啊
提著這顆頭顱的
這盞民間的燈籠
游蕩在泥濘的大路上

痛苦和狂歡的節日
點燃的手一隊隊移來
直接和樸素的懷念
歌手啊
揭下你遮額的污血

嫩和老的果樹
在曠野的風中刮破臉
粉碎布巾 禿著頭顱
起勁略出一枚枚果實
血紅的果實在枝頭張大喉嚨

詩歌粗糙的磚坯啊
壘在大路旁 壘在低矮的山崗
壘在荒廢的村落
淒涼的風灌穿它的胸腔！

風中閃現的歌手
誰能聽見金子的哭泣
金子的牙一只只跳落

這時候誰還走在路上
手執逃亡的花瓣
穿成衣裳 掛成項圈
張望遠逝的歌聲？

九三年寄自廣東

打電傳的女孩

上帝完成了人類紛繁的六日創世工程後
對尖端的科技再也沒留下些什麼
而設置許多夢幻的深淵激發我們一同去冒險

想像不出還有哪些姿勢無計可施
那些黃金歲月的節令 打電傳的女孩
你伸向未來的手達到時代的高度
迅捷地擊傷 嬗替演繹的傳統世紀
使歷史從此古老

而那些金屬 它柔性的脈絡
潛藏無邊無際流動的言語
最初 沒給我們暗示些什麼

但從這一刻起 打電傳的女孩
我輝煌的愛情在你的指端無比燦爛

一個青春的戳記 讓我學會了懷念
漠漠倦怠的長路 你的姓氏
在我瀾漫歲月的煙靄中光華四溢

打電傳的女孩 我看到你
便看到遠山重嶺之外，強大
的天空盡頭 在最暗也最明亮的核心
盛大的光影裡 放置閃爍緊繫的一脈風情

我的詩歌 被你譯入時代的感覺
讀到它 你是否也一樣體會
你精湛的技藝 冰涼慣了的十指
跨越時空 從一經一緯的網絡
虛無中的道路 把我的夢想打入新途

九三年六月寄自雲南

嚴力的詩

無題

由善良贏得的許多東西
如今依然是我的日常用品
還有那些肺
那些腎
那些主要的零件
依然是上帝的工業

1992 紐約

雲鵬的詩

企及

常去的那月花鋪
玫瑰已然全部凋謝
埋伏下我不敢踰越的雷池
流離轉徙 錯失許多相期邂逅
境遇每況愈下 始終無法
在一朝一夕將夢寐以求的心音
擺放到河邊石頭上
給你暢浴以後提供照鑑

我筆路藍縷 落荒
在自己的狹窄領地無所適從
知道妳總要姍姍來遲
站在另一個峰巔凝望
看日落前染紅天空的雲霞
憂患餘生 與我
枯萎前的一刻休戚與共

如今 依然故我的結局
仍在瀕死之際莫衷一是
爲了換取一個早春 我將
此生的尋尋覓覓播進土壤
渴望繁殖出相同枝節
替妳似水的柔情收拾炎涼

九三年五月寄自雲南魯甸

馮新華的詩

城市的雨

一場暴雨
將灰塵洗淨
城市像只巨大而透明的玻璃杯
任游魚般的行人
自在穿行

那五顏六色的磨菇雲
收攏了，一顆顆
無奈的心開放出花朵
掛在臉上
和城市的青翠相映襯

飽吸一口鮮亮的空氣
你就會遺忘那些煩惱和不快
即使在最艱難的處境
也相信腳下的路

畢竟不同於往年呵
這城市的雨來得正是時候

九三年三月廿三日山東

林諾玲的詩

青草

在山崗 河灘 草原
春天吐露著淡青的火焰
就像戀愛中的人們
不由自主地傾訴著情話
青草！你小小的身軀
從四面八方冒出來
像無數的兵士 佔領地球
逼退冬天！

走近每個窮人家門的青草
推窗便見的青草
漫延了我詩稿的青草
我要打開沉寂已久的喉嚨
我熾熱的歌聲是否會將你燙傷？

九三年寄自福建

大地（系列組詩之二）

罐裝的許多事物
已經明顯地超過天空

我把一隻罐裝置在墳頂
高高的墳頂，罐裝的墳頂
墳像荒野的蟒蛇起伏
使罐在遙遠中抵達太陽的上端

罐在許多荒山的周圍產生空蛋
罐的四周是墳的牧場
羊群高高地飛翔

白雲方方面面，我在圓圓的高山下
手握著罐，罐裝的皮革
飄揚著紅色的旗幟

我的罐後來抵達西雙版納
罐裝的許多事物
已經明顯地超過天空……

春天
或許就是一只貓的手

春天
或許就是一只貓的手
罐裝的許多事物

或許就是一只三腳貓
像黃色的月餅掛在天上
像黃色的母魚急忙跑上陽台
春天的草垛上
組成貓的舌尖
小花一樣
舔著大地的美麗笑容

春天或許就是一只貓的手
我緊握著春天的手！

大地

大地在飄
大地在飛
大地的蟲子在我的頭上復活
我看見大地的手掌是太陽的一支煙囪
我跟著大地的屁股後面
緊追著瘋狂的河流和汽車
大地的肚皮是海
魚類為掙脫子宮而起義

大地多麼會飛
大地多麼能飛
宇宙飛船是她的卵子
人造衛星也是她的卵子
飛罐的工廠是她的黑衣衫

王小松的詩

暴風雨

突然從西天奔來
像一場政變
千百匹烈馬揚蹄
滾滾塵埃飛渡
大樹折了腰
小樹抖擻
風是它的通訊兵
從檐間 到室內
奔走 呼號
喚醒每一顆昏沉的心
“快到陽台上來吧
把整個身心 整個世界
都交給暴風雨吧”

九三年寄自西雅圖

大康的詩

浮出海面

浮出海面時已不見星星
星星死了 月亮正在流產
夜空的手術台上還有什麼
一顆心已經冰涼
一把手術刀空洞地閃出白光

浮出海面時我已失去
岸的方向
拼命的呼喊形同泡沫
大海是一口敞開的棺材
死亡殺人不眨一下眼睫毛
啊 太陽 我該把手放入
你的哪一根繩索？

面具仍在晃動
靈魂輕似一片水霧
浮出海面時我已白髮蒼蒼
周身是海水切割後的咸澀
水藻的手臂常在我夢中舞動
一塊又髒又臭的抹布

九三年寄自陝西

李峰的詩

小雨，小芳

小雨不是哪家姑娘的名字
是時令進入春天後的一個季節
南方小雨
是男人和女人播種莊稼的季節

我想起小雨
是因為我想起哪些莊稼
地裡瀰散的芬芳
而芬芳不是花香
芬芳是一位名字叫芳的小姑娘

我們在南方的田野上相識
季風收割了所有的禾稻
整個田野 一片金黃
此時就只有待放的芬芳和我
就蹲在田埂上
就蹲在稻畦邊
撫摸每一株莊稼
金黃的願望
和地下的根系輕輕交談
你說，美麗的時光總不該荒蕪
秋季，也得趕緊插秧
看你說話的神氣
我忍不住開懷大笑
很久沒有這樣笑過了
天空真藍
你把秋天的爽朗
穿在身上

小雨不是哪家姑娘的名字
而芬芳不是花香
芬芳是一位名字叫芳的小姑娘
每逢下雨
我都想起她
想起花的洪流
漫過大地
那種氣息

九三年寄自 KANSAS CITY

回鄉詩草（之五）

一、遊石竹山

和尚的沉穩
加上道士的飄逸
石竹山 石竹山
山路就在佛、道之間超脫
我悔恨不是香客
雖然滿懷的虔誠
雖然來自遙遠
卻祇想在甚囂塵上的市井外
找一好去處
細細參詳今生的緣份
然後就悄悄打坐入定
祇是天太熱喉太乾
我仰脖一口
突然大驚失色
穿腸入肚的
竟非甘甜的礦泉水
是一朵白雲
一匹蒼狗

注：石竹山在福清城西，其山寺佛道共處，是福建十大風景區之一，五月十二日，我至福清宏路拜訪詩友古寒山、侯榮。午飯後，古、侯兩君陪我遊覽石竹山。其山也兀兀、其景也幽幽、其情也殷殷！雖來去匆匆，卻別有一番滋味。

二、南昌醉酒

後來才知道
我去後
這裡的人都學會釀酒
釀那種烈性酒
而且什麼也可以釀
祇要同我有關
他們拿感情、氣氛作原料
用真誠懇摯發酵
佐以秘不示人的祖傳藥引

再傾注時間的耐心
於是成功了這空前的佳作
難怪我這次回來
一杯啤酒
也就是呷了二三口
竟醉得七暈八素
把十來年的酸甜苦辣
痛痛快快
全吐了出來

注：來美之前，我在江西南昌生活工作了十幾年。

三、問江水

你滔滔不絕
可是數說我
這首詩寫了十年
仍然這樣地蹩腳
對仗欠工
平仄失粘
引喻亡義
國學竟是毫無長進
或者訕笑我
沒有朦朧派的氣質
偏作朦朧的呻吟
沒有意識流的恣肆汪洋
卻充當無謂的意識攤販
真是畫虎不成
反成了喪家之犬

怔怔然望著江水
我 不敢有對
也無言以對

注：江，指晉江。晉江源於福建永春、安溪，蜿蜒流經故鄉泉州後入海，我就是在江邊長大的。

鋒刃上的舞蹈者

天鵝早已死去
愛情也回歸大海
誰在鋒刃上舞蹈 年復一年
那一次次灼傷我們情感的
是鋒刃的青幽光芒 還是
舞蹈者日漸憔悴的頎長手臂

語言的觸鬚 總顯得猙獰
一瞬間的不慎
便可以熄滅一生的才華和風度
在鋒刃上舞蹈 這是一種
怎樣驚心動魄的選擇呵
而泣血的雙腳
便該是一大叢最艷紅的玫瑰
在歲月的風塵之上
播散芳香

沒有音樂
只有寂寞只有時間的聲音
斑駁著舞蹈者的姓名和容顏
鋒刃上的舞蹈者呵
你輕輕的一舉手
傾倒了多少抒情的敘述
你悠悠的一側身
又打翻了多少春天！

一切都將消逝
只有你起伏的背影
在歷盡滄桑的人們的靈魂中
如同這把永遠鋒銳的刃
藍幽幽的光芒
一次次逼射 一次次搖曳
如同水中的蓮
日光下的花……

天鵝早已死去
愛情也回歸大海
只有一位舞蹈者 在鋒刃上泣血
年復一年 赤誠如初在高尚的人群中
流浪 呈獻自己絕代的才華和抒情

江河的流動

——聽《二泉映月》

常常聽見那些憂傷的音樂
如同落葉紛紛
登高望著遙遠的窗中月色
或者蕭蕭斑馬的長嘶
這些源於一個孤寂的心
在風中敲打著帶霜的古鐘

我的憂傷的兄弟
你為什麼不去聽聽
萬壑的松濤
和洋洋無際的江河的流動
難道這一張張
伴隨你一生的樂音
行雲烈風般走動
如你的毛髮起伏
渾然不覺的乾落過程
會至不朽的彼岸
我的兄弟
你不斷地撥弄金屬
或石頭的手指
瀝血點點的和音
是你為之傾心的情人
你那麼憂傷
你一定到過阿炳的二泉
那是你的雙眼
兩泓盈盈的淚水
充溢三千，與你同行

傾聽你的聲音
我的兄弟，憂傷地
站在無人企及的語言裡
身影飄向高處
始終保持著苦難的姿態
風流地面對坐滿觀眾的舞台

九三年寄自安徽

橙星

站在Derek Walcott《海難餘生》的意境中，
我望見——

海與岸，及生命景象

加勒比海岸
一張巨形的弓緊繃
傍晚的弦。
想象力隱於海面，一塊陰影
停留在鯨與鯊的背脊

鷗掠過陰影
划一道弧疾入岸邊椰林
而椰輕輕 動盪回憶
Mr. Walcott，我很乾渴
迎著海風，走進你的
童年故鄉。天真幻想
祇有一堆沙丘城堡
無影無蹤的清泉。海平線
每日都牽掛著
一隊少年出航的帆

忽然，我看見海
深深地吸起一股
風。印度群島的引誘
潮起。弦斷
弓的猛烈伸張
海的春天爆炸
一張張灰色的，慘白的
痛苦的 瘋狂的
臉。憤怒的花
洶湧地撲入胸膛
岸。這博大的情懷

海沖擊我的生活
遭劫的海灘，無垠的平靜
面對一貧如洗 詩誕生
迎著海風繼續行走
我驚訝地發現
一支船的殘骸，擱淺
於劫後沙灘

石城

讀《登金陵鳳凰台》

故國彼端
天之際，君子猛一張口
吐出一條大江
向這邊滾滾而來
驚濤迭起，一排排
在口與口之間
泛濫成災。遙見
幾只鳳鳥臨江蹣跚
棲息他山，成為口塑之碑

有個少年踏浪而來
身著晉代衣冠
以鳳為友
瀟灑地指點江山。用江水
在吳宮花草旁
築一個高台，痛哭
一座紙糊的假城
在夕陽的血中
一點點枯萎。直到
身死
鳳離
江水及時地浮出
他和假城的屍體

90/12/6 福建南屏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保證詩的薪火相傳，歡迎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由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成為本刊同仁，每年繳交同仁年費U.S.\$120.00，得參加本刊所有的活動及詩刊、叢書分配，並可協助其詩集之出版。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

P.O. 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聯繫。

華盛頓越戰紀念碑

筆直的紀念碑——		月光流過
幾千噸的大頑石	十十字	流過西點——
豎起	十十字	流過那一個
千行淚洗過的姓名	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字架	籍籍無名的小鎮上
顫抖的蒼蠅	架起	桌上仍擺著
在華盛頓嚴的風雪中	日日夜夜 年年月月	一頓缺席的晚餐
	熱帶的叢林——	空空的椅子禱告著
凸凸凹凹的死亡的記號	有黃土沒有碑石	
新穎的設計	有碑石沒有姓名	已過去
磨光了	有骸骨沒有全屍	1/2個世紀
黑色的大理石上	藍眼睛 綠眼睛 黑眼睛	樹上的黃緞帶
歷史錯誤的一面	仍在痛苦的爭辯著	常飄出一段——
年青的靈魂在地下	一條可以走的	寂寞
妻子 兒女 母親	“Welcome Home”之路	幾分淒涼
在碑前	1/2世紀 過去	
	炮聲 哭泣 俱寂	時間
世界	越南 仍迴響	無情留下
被分割成兩面	在	一座偌大的紀念碑
在一束束鮮花之間	復活節	久久有一隻
在一排排姓氏之間	國殤日	陌生或熟悉的手
在一閃一爍的鎂光燈之間	退伍軍人節	讀凸凸凹凹的名字
在一輛輛輪椅不時滑過之間	感恩節	去填 填不平的——
唯一連繫著的一道	耶誕	空虛
豎立的奈何橋	新大陸的輪迴上	
	有一支小喇叭	一九九二年洛杉磯
星條旗飄揚的風景中	不時淒涼吹徹——	戰士陣亡紀念日
高高站起的	花旗的原野	
歷史悲劇中的巨人——	招展的星條旗	
USA U.S.A	摺起	
	一個傳統的三角	
五十個州外	交還給誰	
遙遠 遙遠的光年		
地球轉動的另一面		

遠方的詩

遠方的岩羣

什麼樣的巨影令我們奔馳
在感覺的原野 早慧者
你們先知先覺的淡薄曙光
並沒有爲我
投射堅實的背景 那些無名的硬果子
整個秋天 呼嘯和幻覺相互穿梭
塔樓夷坍的平地 當我們正在回歸
什麼樣的溫度驅動土地盤旋 燈影紛亂
我們原始欲望的家室 沉寂的
或歇斯底里的舞蹈 憂鬱的半徑 情緒
起伏不定的視線 新聞的中心 自殺者
什麼樣的風暴浸漫而上
冷卻了你們頭顱的溶岩
地平線上如此奇幻的風景 大地的供品
讓我們只能遙望啊
在那個誘惑成空的方位
在那裡悲痛的大海慘遭封閉

九三年三月六日

陳齊家的詩

那一夜

那一夜
月亮自你如瀑的髮間
滑落
你的呼吸起風了
一浪
趕著
一浪

那一夜
你輕輕躺下
成一彎曲折的河床
讓我的目光
游過
激流
險灘

那一夜
在我久久的凝視中
你的酒窩溢滿月光

李國七的詩

城市故事

生日的那一天收到一張卡忽然提醒
我卅一歲了還停留在單身經驗雖然不肯肯定
是一條早已預定的路在風與風交會的海岸
有時卻認定是一輩子的事了
尷尬的每天凌晨醒來
中學生的升旗儀式又回返
想到性和手淫
不知如何是好

國慶前夕跟朋友飛馳摩多
穿掠敏感消極的邊緣地帶
肆無忌憚地玩男女遊戲
生命就是這個樣子的嗎

某夜半夜場電影散場出來
在德士車站跟陌生女子擦身而過
彼此交換深沉的一瞥
是異性相吸嗎
或者只是互相的需要

梁宇廣的詩

傾聽殘琴

手撫殘琴
桐黃的悲哀源源不斷
我獨自一人
深入千年的風雨
萬丈的悲歡

我不是古琴的主人
我只是殘弦之上的一個
匆匆的過客
讀得懂昨天
讀不懂遙遠的明天

1993/3/28 寄自廣西

1993/1 三藩市

古采山的詩

石雕之馬

街心公園，可作風景的
樹們蒼綠
花們嬌艷
而石雕的馬啞然不動
表情嚴肅，騎者或牧人
不知沉溺哪窩粉紅色的酒吧
只有夕陽在樓尖上泣血之後
就消失

酒吧們打烊時分
石雕的馬活過來了
比自高自大的人更具生命
那踏踏的馬蹄聲，清清脆脆
踏碎大家的夢鄉
使失眠成爲時髦
天天在醫院排起長隊

九三年寄自福建福清

勞鏞作品

清 唱

長大的孩子要出遠門
長大的孩子
想必是我的女兒
我的女兒
妳要慢慢長大
悄悄走來
跟我回家鄉

語 言

語言的果汁
誰給它機會
輕輕濺起
穩穩著落
瀏覽揮霍的葉子

九三年寄自江蘇

侯榮的詩

壁 虎

茁壯的樓群無限挺拔
都市的潮流洶洶高漲
貼緊一堵堵冰冷我匆匆舉足
拖著一具醜陋卑微的軀體
爬行灰色且陡直的城之表層
默默吞噬逃自當代家居的飛蟲
悄悄打量日益壯大的城廓與琳琅的廣告
驚訝地賞讀面孔虛白的文明衆生
不斷奔波、宿醉甚至嘔吐

我不知悔恨也不知怨，只知扣住水泥攀援
奔赴樓頂的青光，遠遁沉沒的命運
我不願侵凌陽台上的柔姿嬌顏
只是常懷念最初的村居及古銅色的鄉情
而起起落落間總書寫我執著的日子
宛若一紙爬格子的淡泊人生

九三年寄自福建

梁子的詩

並非曇花

等你於茫茫人海
盡管曇花只偶爾一現
瞬間的輝煌造就天闊地遠

很久以前就用心預約
期待那激動人心的一刻出現
實際上感覺到的就是存在
心率的調節器常常枉然
某種相對十分抽象
熟悉和陌生其實並無界限

你的呼吸輕柔可感
生活在這裡結了厚繭
誓言封閉在層層絲網中
告別年輕
往事靜靜地冬眠
也許永遠沒有破繭的那一天

九三年寄自重慶

城市・與D上路

告訴過你
 月亮是最不純潔的東西
 我還得關閉這扇窗
 在有腥風吹來的今晚
 聽牆壁外老婦人誦經
 一種松香的味兒
 破壞了我的情緒
 我不想作愛
 死去多年的外婆
 在城市的邊緣
 傳達出一種陳年的音訊

看來我們不在此久留
 夜晚的月亮如金
 會刺傷我完整的靈魂
 我知道和這城市一塊衰老的
 是我美麗的青春
 你還有何企望
 我滿手的皺紋
 打不動魚
 它們在城市的底部游動
 自由的手
 掩蓋了我的痛苦

我在居住之地
 關心魚與城市的關係
 在屋頂上空
 它們是一種同等的概念
 並且都曾與我有關
 D 今晚的月亮和我一樣是個棄兒
 可誰會收留這些
 我回到魚族身邊
 十指抵達
 城市的邊緣

隨聲而望

深夜裡驟起的歌吟
 忽化作一翼黑色秋蟬
 輕嗅草齒之間芬芳的氣息
 褐黃泛濫
 光與色素爆裂
 於繁亂中亦有難辨真淳

森林沉默起伏
 漫天飛雪如悲絕之精衛
 投自身的弱軀
 以潔白腐陋荒野
 綠醞流瀉
 沁透每一塊磐石每一寸紫土
 使花粉由安份變為風流
 使青春由蒼白變為蔥茂豐滿
 麥浪中孩子們早夭的屍體
 渡頭紅棉襖妞兒
 揚起塵封的故事
 像羽毛
 悠悠由一種軌道墜落
 隨著荒野的枯死
 所有的靈魂化蝶，化鵬化有翅之物
 長鳴而去
 荒江野渡，疏林淡月
 煙雨如幕，萬里瘦田
 緩緩吐納塵埃與濃煙
 山林醉倒了，黎明像一只骯髒的鴿子般
 掠過每一片液體的水草
 每個人都如水族般仰著頭
 吮吸這稀薄的顏料與異味
 節節成熟
 城市漸漸侵佔大地
 當一種疆界與另一種疆界被滄桑吹拂
 植物與動物驚慌瘋癲
 狂奔森林的邊緣

九二年寄自廣州

邱小明的詩

污黑的畫框

火車站的廣場
是一只北極的企鵝
打著盹

歪斜的旅館
無人問津

霉菌斑駁的空氣
種植在框中

特務般的電線桿

蔡少雲的詩

孔子

你用宏大淵博的
知識
藏禮樂射御書數
六藝
建造了一座
豐富的寶庫

華夏子孫
代代相敬
你成了一尊神

五千年古國
你是唯一長壽智者
至今還似一棵柏
無管寒暑
都給神州
播撒綠蔭

小縣印象

緊盯其後

我走進畫中的
左側
一片灰色調

公路兩道
留下的煤末
我逐漸變成其中的
一兩小塊

晶瑩灼人

1993/5/15於寶豐

姚冰的詩

惹愁的秋

秋葉無聲飄落
竟讓枯枝寂寞
簷前鳥語細碎地
彼此傾訴巢破

是誰個多愁
獨自憑弔滿園蕭索
秋風盪過留痕
懶管得花謝花落

妝台銀鏡無心映現
竟錯把兩鬢盈霜
光輪冷漠地奔馳
狠狠地在我額前輾過

秋在嘆息
愁緒催我為冬天將臨而悉噓

九三年四月於墨城

家鄉

之一
到底是
平到笑
平到爛
平到傻^①
還是
熱到死
熱到驚
熱到怕？

小弟那頭新養的
阿福
朝我
望了半晌
才有氣無力

汪
汪
吠了兩聲

天因此翳得
一滴雨也沒有

之二
叫得最響的
那頭黑蟋蟀
和其他黑蟋蟀
火蟋蟀
關在
童年時代
最鍾情最神往的
一隻
籠子裡

你們問我
美國
有這麼響這麼亮
叫得這麼情急的蟋蟀嗎？

來不及回答

那個，賣蟋蟀的安南婆
一眼盯住我
用長年
咬嚼檳榔的
一排黑牙
說：

Mua con nhé di !^②

我這才聽到
十六年
近乎渾忘的
生活
像籠子裡
那隻黑蟋蟀一樣
叫得有些恍惚
又有些殘忍

之三
我原想
看一場好戲
最好鬥個頭破血流
或把臂折斷
把腿咬傷

一隻黑的
一隻紅的
蟋蟀
交頭接耳了一陣
居然忘了
或更好說最後
妥協的
辜負我看好戲的心情
各自
若無其事
在牆角
爬行

我記起過關時
關員們

一個個
富於妥協的
笑

之四
門前站著
飲一杯雪啡

鋪了一半的地
磚頭混著瓦礫
狗屎和著泥水

架開腿蹲著的
小師傅
悠悠然咬著
一支閒煙
對我的講論顯然
沒有興趣
也許由於我破爛的越語
或者
急於幻想

偉大的
社會建設

之五
打從第一天回家
父老們就愛問我
幾時返去？
朋友們最有興趣的
居然是
這次我又要住多久？
而詩友們
有意無意
把我，劃分成
「你們美國
一首詩
到底，怎樣計算的？」
最諷刺的是
無論怎樣掩飾

勢利的彩票小販總能
一眼
認出我
尷尬的身份

我非難民
卻有點
無家可歸

之六
其實除了吃
到底我們
還可以
做些什麼呢？

既然電視可以開至夜深
卡拉OK常常
O了又K
我何不也收拾
被酒肉灌昏了的心情
或像不教書的銀髮一樣
坐坐咖啡檯
寫寫詩

電風扇卻搖著頭
整晚
笑我無聊

之七
我不知道
這個收買破爛的
可就是從前那個
收買破爛的
安南婆
的
女兒？

那根
肩上彎了的
舊扁擔
教我不住想起
老去的童年
和如今掉了牙

禿了髮
瘦了黑了倦了
笑得有點無奈
的
舊朋
故友

之八
甚麼時候才停止呢？
舊三輪疲於奔命
摩托車驚險百出
至於人潮和單車
常常動不動
扭作一團
把生活
擠成一條
脾氣越來越粗暴的
馬路

難怪酒後
總有那麼多
污言
穢語
傾完又吐

之九
——再見謝振煜
仍是舊時那襲白衣
教我一眼就能認出你
只一眼就想起
二十年前
不過轉了一些口味
換了一些花樣
從前的文藝寫作
變成今日的中越翻譯

不敢問你抽不抽煙
我何嘗沒有看到
滿街的殘煙衰帶
為你
這洗過刷過磨過
風雨也漂過的一襲白衣
是最無情的污染

怎麼話題一轉就轉到
迴腸深處
最痛最傷的一節？
二十年前的白衣
和二十年後的白衣
要怎樣
才能妥當地分析？
問你啊昨日的黑頭
今日的白髮

之十
直到一群摩托車隊
領著一班
跑得有點狼狽的
青少年馬拉松
走過
被煙油和廢氣
污染得
同樣狼狽的
Đường Ba Mươi Tháng Tư ③

我們才以一碟煎糕
兩杯雪啡
給胡了這城市十八年的
伯伯
祝賀生日

之十一
羅青有羅青
吃西瓜的方法
我吃紅毛丹
卻只有一個理由

非關紅毛似血
而是血肉裡
有那麼一點
越嚼越甜
越甜越要細嚼的
鄉愁

之十二
真擔心你這老爺車

忽然
斷了氣
那時

我可怎麼辦呢？
被困在
旗幟和旗幟之間
在學樂街和亞東大酒樓
相望的花園仔
聽穿著整齊的幹部們
在胡志明紀念會上
講論
社會主義
優越的明天

拜托可不要在此時
斷了氣
我本想前望
卻又忍不住回頭
細看

之十三
不能就這樣心也清清
夢也清清
不能因為開了幾班華文課
寫了些
長短可以不一
步伐絕對一致
的詩
就可以完全忘記
就可以安心地忘記

髮是怎樣一根一根搖白的？
心是怎樣老了倦了也沉默了？
耳何以聽的是嘆息？
口何以吐的是苦水？
一雙舊鞋是怎樣越走
越惘然而我

我是怎樣
牽腸掛肚一樣
趕回來
讓你們也讀讀

十六年
山一樣長水一樣遠的
漂泊

之十四
冬夢埋在沙堆裡的詩^①
我想，是尋不到的了
除了兩三撮水草
一個破煙包
和不知從那裡流浪來的
半隻貝耳

但一到入黑
粼粼水光中
居然，充滿了魔幻
咦，這捧在掌上
小心，別弄破
除了沙，夢一樣閃亮的
一粒
兩粒
到底，是些甚麼呢？

它絕對不是冬夢留下的詩
水中
它看來像珍珠
像飄忽的流螢
又彷彿是
那年那月那日
海上沉冤的魂
待雪的鬼

①見銀髮詩「越南家鄉風味」，刊《桂冠文藝》第45期。

②越南語。意即「買隻蟋蟀吧」。

③Đường Ba Mươi Tháng Tư
乃今胡志明市一條街道名。
譯成中文即「四月三十日」。
「四月三十日」亦同時是十八年前的南越解放日。

④冬夢有詩「堆一個沙丘藏詩好不好？」刊《桂冠文藝》第69期。

陳銘華詩抄

洗臉記

攪鏡自照
左是右右是左
快樂便是悲傷麼
我啞然失笑
轉身離去
忽聽到門後有人
號啕大哭

1993/6/2 洛城

星星

夜的無數小眼睛
冷冰冰
亮晶晶

祇因為你老是沒來
我看見的秘密哦
不知說與誰人聽

1993/6/27 洛城

時間

如此淺的一條河
河上的人呀樹呀
一舉足便涉過去了

1993/6/29 洛城

鵬

翱翔了千萬年
最後停駐在你臉上
不時蠢蠢欲動的
一雙
眉

1993/7/2 洛城

陳龍的詩

公平

公平 這個辛酸的詞
在我心中流淚

在眼前 在人們的腦中
有個不變的位置
但不是它的

它滑過堅硬傾斜的心
落進人們最大的沉默裡
好像已經消失

九三年寄自安徽

紫濂的詩

你們在那裡？

上帝
真主
佛爺

請聯手和平吧！
人類的尊嚴已掃地。勿把
恐怖當是一件拼拆的遊戲。而
把今日的繁華一筆勾消

請聯手和平吧！
把真愛不是私愛
用行動付諸現實。而
把原有說過的偏見的宣言
拋出地球的界線之外

請聯手和平吧！
不用把名詞、虛無的仇字
教教教，手段勝過核災。而
宗旨愛與殺糊塗說不清

地獄已找遍，而天堂遙遠

上帝
真主
佛爺

你們在那裡？

九三年四月十一於麻州 - 29 -

紫濂的詩

人性

1

母親老花鏡下
熟讀中國家箋
字裡行間 一字一句
有個夢
夢裡夢外 是個黃金夢
情長情短 是一座冰山
金啊銀啊 是一座火山
冰山情 冷卻了母親的心
火山情 燒怒了我們的思維
親情何在
金錢何價

2

電視節目
金錢染缸
代價五百美鈔
青絲落地
藍眼比丘尼
萬千電視觀眾前
麥克風吶喊
聲聲 I am stupid
代價數十美鈔 律師銜頭
自尊何在
金錢何價

九三年寄自華盛頓州

葉暉的詩

賭徒

在雨中顯得瘦小，一切變成了
最簡潔的。一條路閃著鉛色的光
在凌晨時分。你看到那盞燈
在工地上冒著熱氣，在這樣的
天氣裡亮著。它怎麼想？你說

九三年寄自南京

我喜愛的英美詩

◎非馬譯

阿丁頓 (1892-1962) 生於英國，在倫敦大學受教育。同美國意象派女詩人 H.D. 結婚。寫詩外也寫小說及傳記。

詩

我沿河漂蕩
直到把船
停泊在這些交叉的樹幹旁。

這裡霧氣
在脆弱的葉上移動
衝過無色的水
以及褐色消隱的山丘。

你從樹下來
在霧裡移動，
一片浮葉。

啊黃昏的藍花，
你用銀色的葉子
撫摸著我的臉。

愛我，因我必須離去。

暮 色

煙囪，一排排，
割裂晴空；
月亮
腰際圍著發黃的薄紗
在它們中間搔首弄姿，
一個俗氣的維納斯——

而我在這裡放肆地看她
從廚房的洗碗槽。

意 象

I
像一條載滿綠色香果的平底船

在威尼斯陰濕的運河上漂盪，
啊，美好的你，
進入了我荒蕪的城市。

II

藍煙躍起
如盤旋的烏雲消逝。
我的愛情也躍向你，
消逝之後又再生。

III

玫瑰黃的月亮在蒼白的天空
當落日成了暗淡的朱砂
在枝極間的薄霧裡，
是我的你。

IV

如林邊一棵年輕的樺樹
在黃昏裡靜立，
卻在微風裡颯颯抖動它所有的葉子
似乎對星星們懷著恐懼——
你也靜立你也戰慄。

V

紅鹿在高山上，
在最後一排松樹之外。
我的慾望同它們一道奔馳。

VI

風搖撼過的花
很快又注滿了雨；
我的心也慢慢注滿不安
直到你歸來。

開拓“荒田”的詩牛

《劉荒田抒情詩賞析》自序

◎熊國華

第一次接觸劉荒田的詩，還是1991年在廣東中山翠亨賓館召開的台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美國華文作家戈雲先生代人贈送我一本詩集《北美洲的天空》，作者劉荒田。這是他的第一本詩集，收入“中國首屆處女詩集出版大獎賽獲獎詩叢”，由四川文藝出版社1990年8月出版。

由於衆所周知的歷史原因，大陸對台港和海外華文文學的研究起步很晚，而且都一窩蜂地湧向台港文學。美國華文文學的創作本來就比較薄弱，反應海外華人新移民生活題材的散文和小說雖少仍有，但在詩歌方面，卻是中國詩壇在題材方面的一個空白。劉荒田的詩集《北美洲的天空》無疑填補了這一空白^①在題材上具有拓荒之功和開創意義。

大會結束後我回到廣州，抽空拜讀了《北美洲的天空》，覺得很有實感和新意，去信給美國的戈雲先生，表示願意撰文評論，並請他向作者致意。不久就收到了劉荒田先生的來信，於是我們就這樣往返通起信來，日積月累，大約也有二三十封了。1992年3月劉荒田攜家人回國探親旅遊，經廣州時專程來學院訪我，經過交談，加深了對他的了解。同時，我對他的詩品和人品的評判，又從他的朋友——大陸著名詩人邵燕祥、黎煥頤，美國華文詩人紀弦、非馬、老南，評論家子毅、戈雲、宗鷹，以及台灣詩人向明那裡得到了某些印證。於是，促使我形成了向廣大詩愛好者推出《劉荒田抒情詩賞析》的決心。

這本賞析選取了劉荒田詩作精品54首，除了取材於他現有的三本詩集《北美洲的天空》、《舊金山抒情詩》和《異國的粽子》之外，還在他未收入詩集、散見於大陸、美國、台灣、香港等報刊上的新作中，精心挑選了近10首。選詩如同選美，雖難免有遺珠之憾，但我自信這是目前劉荒田詩作最好的選本。

縱觀劉荒田的詩作，大致可分為“唐人街掠影”、“海外鄉愁”、“美國風情”和“故國之行”四大類。

“唐人街掠影”比較全面、真實和深刻地反應了美國華人新移民的生活和唐人街的歷史，對國內讀者了解海外移民生活有較大幫助。詩人描寫了移民們的《手》如何“在唐人街沉沉地墜著；描寫了唐人街頭擺攤的《鞋匠》和賣藝的《二胡》藝人；《國畫家友人入廚》的感受；《洗碗工》、《侍應

生》每天在餐館工作十幾個小時的勞累；《衣廠女工》的人生道路；新移民《歸化》時複雜的異常心態；贊頌母愛和東方女性的《母親的手》，以及《唐人街的女鄉親》和《唐人街的老人》。他用素描的筆法為唐人街的“衆生相”寫生，出色地表現了海外移民的喜怒哀樂和思想感情，深刻揭示了西方都市文明對華人移民精神和肉體上的重壓、扭曲和異化。詩人彷彿潛入人物的心底，進入他們的思維，用詩的語言模擬了唐人街衆多小人物的內心獨白。這使他的詩超越了個人性的狹隘感情，而升騰為一種普遍的人生經驗，和人性感受，具有相當廣博的人文精神。

劉荒田的詩筆不僅為華文文學史增添了一系列真實生動而又光彩照人的唐人街小人物形象，而且還有意識地自覺地刻寫美國華人的移民史。如果說《葬禮》一詩為我們描述了一位老華僑個人的辛酸史，那麼，在《橫水房》一詩中則為我們展現了一部華人移民的宗族漂流史。《白骨》一詩揭露了1962年美國修建太平洋鐵路殘害海外華工的驚心動魄的歷史悲劇。而他的《唐人街——一部漢英字典》，這首被著名老詩人邵燕祥稱為“是一首充滿歷史感的力作”的詩，則透過唐人街的現狀為我們展現了一幅中英文化碰撞、交融的歷史畫卷，以凝重雄渾、沉鬱悲愴的筆調刻寫了一部海外華僑百年漂泊、百年創業的“詩史”。僅此，就足以奠定劉荒田在美國華文文學發展史上不容忽視的地位和功績。

“海外鄉愁”抒發了詩人濃郁的鄉愁和熾熱的愛國情思，以致劉荒田被現居美國舊金山的台灣現代詩開山祖師紀弦稱之為“鄉愁詩人”。大陸老詩人邵燕祥甚至寫道：“讀著劉荒田題為《舊金山抒情詩》的書稿，我讀著厚厚的一迭鄉愁。”^②劉荒田很善於在日常現實生活中發掘題材、捕捉詩意，喝《茶》，吃《粽子》，過《中秋》和《生日》，都能觸發他的鄉愁。季節的變化，《白宮的蟋蟀》，《黑色的田野》，以及詩化記憶中的《那一條河》和慵困的《斜陽》，都能引起他強烈的家國之思和故土之戀。《鄉愁三疊》展示了詩人移居美國十餘年的心靈“三部曲”，也是華人移民生活的一個縮影。《重逢之前》是詩人自認為“最具靈感”的詩作，傳達了對母親的摯愛和“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的反哺精神。除此之外，劉荒

田的鄉愁還表現了對中國歷史悠久的傳統文化的深深眷戀和熱愛，《漢字》、《縱身一躍》即是此類不可多得的佳作。這是一個民族幾千年來的文化基因和民族心理在詩人心靈深處的積淀和承傳。

值得指出的是，劉荒田的鄉愁詩並非個人情緒的宣泄，而是在唐人街永久流行的一種“心病”，這使他的鄉愁反應了海外華僑普遍的社會心態和戀鄉情結，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凝聚力 and 向心力。至於寫於1984年奧運會前後的《祖國，在看台下》和獻給中國女排的《美麗的淚珠》，更是表現了海外僑胞對祖國的摯愛和希望中國強盛的熱切願望。

“美國風情”描寫了美國社會生活和西方現代都市風情，展現了一個中國詩人眼中的美國。這裡蒐集了《舊金山之晨》的迷人風光，《獨立高樓》時的“囚禁”感，《高速公路》的排洩感，《夜過跑華街》的陰暗感，《金融區》的競爭感。《花粉症》和《刮彩票》對美國的流行病和發財夢進行了適度的諷刺。《壁爐前》和《讀報》借報紙新聞寫社會現實和社會心理。《國殤日》則描寫了一個美國退役盲人老兵的不幸遭遇。

“故國之行”是詩人兩次回國探親和旅遊的作品。《夜宿鄉村》抒寫了離開故國9年之後第一次回鄉探親的獨特感受，《長在異國的女兒》以一位父親的口吻表達了對即將回國的女兒的美好希冀。《灕江春遊》等詩為荒田第二次回國旅遊的山水、詠物和吊古之作，其中不乏對歷史和現實的深刻反思，《謁岳王廟》和《唾沫》以不隨流俗的逆向思維和現代眼光，對岳飛的歷史悲劇和人類靈魂的複雜性進行了嚴峻的審視和評判，獲得了新的審美發現。

劉荒田1948年出生於廣東省台山縣。1966年在台山縣一中高中畢業後“留校鬧革命”兩年。1968年上山下鄉修理地球。在長達八年的知青和民辦教師生涯中，他涉獵了大量中外文學名著，醉心於楚辭、魯迅、歌德、海涅和普西金，尤其受艾青的影響很大，在業餘時間創作了二、三百首新詩。由於“海外關係”的影響，他直到粉碎“四人幫”後才從農村上調至縣勞動局當辦事員。總之，建國前後出生的我們“這一代人”所經歷的辛酸苦辣，他都經歷了。不同的是，1980年他同家人移居美國舊金山後，又經歷了移民生活的磨煉和重壓。去美國的頭幾年，他為養家糊口而日夜奔波，不得不將心愛的繆斯束之高閣，有時一人打兩三份工，每天工作十幾個鐘頭。然而，繆斯對他的吸引力竟是那樣不可抗拒，一旦生活稍為穩定，他又提

起詩筆，勤耕不輟，並潛心研讀余光中、洛夫、痲弦、羅門、向明、非馬和美國當代英文詩人的現代詩，廣泛地吸取藝術營養。

總的來說，荒田的詩傾向於寫實主義，但往往又能從現實中跳脫，適當運用象徵主義、意象主義和超現實主義的表現手法。他擅長於抒寫“都市中的鄉愁”，把都市與鄉村、古典與現代、東方和西方揉合在一起，打破現實時空的限制和順序，在對比和反差中求和諧，求情趣，求意境，以獲取一種精神上的超越和心靈的絕對自由，且在意象的營造上已頗見功力。如果說，荒田的詩還待進一步發展，或者說還存在什麼不足的話，那麼以下兩點不能不引起詩人注意：一是題材內容尚需進一步擴大和拓展，荒田的詩已步入對歷史和現實的反思與批判，也呈現了對生命的觀照和詮釋，但缺乏一種形而上的哲學思考。只有思考永恆的詩人，才能走向永恆；二是有些詩作陳述性的語言略嫌過多，顯得不夠精煉，在詩境的淨化上，尚需進一步努力。一孔之陋見，不知太平洋彼岸虛懷若谷的詩人以為然否？

劉荒田原名劉毓華，去美國後改名為“荒田”，取自於台山老家的荒田村名。這足見他對故土的深厚感情。其實，大量充斥於美國華文報刊的商品文學和色情文藝，對於嚴肅的純文學來說何嘗又不是一塊“荒田”。我彷彿看到一頭背負著重壓和期望的“中國牛”，以其特有的執著、毅力和耐力，在美國華文詩壇這塊“荒田”上不斷地開拓、耕耘……我們有理由相信，這位正值中年、精力旺盛的“詩牛”將會取得令人驚喜的收穫。

1993年3月9日於廣州

注：①參見美國子毅《荒田裡的珍珠糰——評國內第一部反映海外華人生活的新詩集《北美洲的天空》》，《廣東教育學院學報》1991年第2期。

②邵燕祥《在鄉愁後面——讀劉荒田的〈舊金山抒情詩〉》，《華夏詩報》1991年第9期。

詩刊推介：

創世紀：總編輯洛夫·台灣台北市莊敬路 197巷10號5樓
現代詩：社長梅新·台灣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 76號12樓之2
秋水詩刊：涂靜怡主編·台灣台北市郵政 14-57 號信箱
笠詩刊：白萩主編·台灣台中市崇德路一段 85號
台灣詩學季刊：社長向明·台灣台北市郵政 53-840 號信箱
新陸：楊平主編·台灣台北內湖郵政第96號信箱
詩雙月刊：王偉明主編·香港西營盤郵政信箱 50431號
華夏詩報：野曼、向明、陳紹偉主編·中國廣州市文明路 211號
華文詩刊：古寒山主編·中國福建省福清市中國銀行宏路辦事處
夢的方向：汪祖義總編·中國安徽馬鞍山市兩山兩田村8棟307號 郵編：243011
青少年詩報：曾冬主編·中國湖南新化移民辦內 417600
新大陸詩報：緒楓主編·中國內蒙庫倫水泥廠學院 028200
龍人詩報：戈仁主編·中國廣東惠州市中山東路惠陽縣圖書館 郵編：516014
一行詩社：嚴力主編·FRIST LINE P.O.BOX 418,N.Y,NY 10013-0418

※ 編後隨筆 ※

◇由本刊籌劃並編選的《越華新詩選》一書的編選工作，除部份詩人尚須補足照片及簡歷外，已接近完成階段，預計將在本年底或明年初可成書。現正公開徵訂，請讀者來信聯繫。

◇越南胡志明市解放日報及文友俱樂部共同編纂的《華文新詩選集》（未定名），擬在今年夏季出版。選集收有越南華文詩人共 30餘家，作品約 80餘首，由市民族出版社出版。該選集將為沉寂了將近廿年的越南華文詩壇譜出重升號。同時亦可視為華人文化在越南的重新肯定之開端。定居台、港的詩人仲秋、陳耀祖、冬夢等均有贊助出版經費。

◇上期（NO.16）頁1秀陶作品的《紙船》第二段末句「我哭了」原文是「我笑了」，謹向作者及讀者致歉。

◇中國著名詩人雁翼於六月廿九日展開訪問美、英、澳、日行程，在美訪問地點是舊金山、波士頓、紐約及華盛頓。據悉，此行目的是為在北京舉行的世界詩人大會作準備。

◇三藩市詩人劉荒田以組詩《異國的粽子》榮獲台灣教育部舉辦的“81年（1992）文藝創作新詩佳作獎”，該詩獎的評審人為洛夫、痲弦等台灣名詩人。

◇本刊今年活動頻繁，名譽編委遠方五月份趁回國探親之便，與在福建的古寒山及侯榮等詩友晤面，有《回鄉詩草》在本期刊出；編委達文亦在同月回國，在香港逗留期間，與《詩雙月刊》主編王偉明及羈魂、冬夢等詩友見面；在廣州期間，則拜訪了暨大翁光宇教授、《華夏詩報》野曼、向明主編及楊克、吳迪安、莫宏偉、謝宏等一干詩友；而主編陳本銘、陳銘華於六月中聯袂赴三藩市，除與該地的名譽編委林建中、張湘業商討刊務外，又獲詩友劉荒田、陳大哲、老南、雷奔、陳雪、高成鵬等接待，同時拜訪了本刊顧問，詩人紀弦和華文報界的朋友們。

◇為方便各地詩友，來稿本刊不論繁、簡字體，橫寫直書皆可。唯請繕寫清楚，以便排字校對工作，避免謬誤為盼。

推展海外華文詩運 請訂閱【新大陸】

珍惜資源，保存心血，閱後如不想收藏，請轉送他人。